



三个月前的一天，我的娘因为夜里着凉发起烧来，我在床边守候着，她迷迷糊糊地对我说，她想念我的爹了，她想去找他了。2025年8月10日下午2点40分，我的娘走了，我的娘到另一个世界去找我的爹团聚去了。

我的娘出生于1933年。她的姓很特殊，姓“校”，叫校妮子。根据可知的文字分析，校姓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一个传说，说因为王位之争，成吉思汗的两个王子辗转避难到河北栾城、河南中牟等地，隐姓埋名，在这些地方开枝散叶。近几十年来，河南中牟姓校的和我的娘的娘家的村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北长村姓校的，经常以几十人的规模互相认亲、走动，搞联谊、宗亲家宴活动。我娘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她的姐姐活了100岁，她的几个哥哥也都活了90岁以上。

我的娘在她家里是我姥爷最喜欢的一个闺女。我的姥爷乐善好施，在北长村开药铺，十里八乡的，谁家困难，他就少要药钱，或者不要钱；谁家揭不开锅，他就接济人家。我姥爷在当地很有名气，德行高，有道行。我姥爷告诉我娘他会在什么时候去世，还果真就验证了。我姥爷去世的时候，周边村庄的乡亲们都自发地来为我姥爷送行，其规模之大至今还在乡间流传。我的娘传承了我姥爷的善良，她对入总是理解、宽容、忍让，也常常教育我们“吃亏是福”“别出坏心眼”。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家盖房子。农村盖房子非常在乎宅基地的四至，邻居家的一个老婆婆非得让我家的新房子向自己家的院子里



1975年7月15日，我进入了唐山市发电厂工作，开启了供电人紧张而又神圣的生活，那年我刚好21周岁，风华正茂，便与唐电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退休后，为帮女儿带孩子，迁居到了北京。

一天，在唐的妹妹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她在唐山公交车河北广电移动电视台车载屏上看到了我的一张照片，并将照片发给我。作为照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我看到后心跳加快了，一下子回到了那令人难忘的时刻。

这是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照片。说它陌生，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说它熟悉，因为这个情景我印象太深刻了。

记得照片拍摄时间是1976年8月25日上午，唐山大地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市上下都在为抗震救灾忙碌着。我们发电人为早一天恢复正常供电，在严重缺员且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一人顶多人，黑夜当白天，加班加点，抢时间，争速度，靠着一股拼劲，凭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创造了震后14天恢复供电的奇迹，也吸引了新闻界的注意。

那天，新华社韩晓华记者来到我们厂进行采访报道，正赶上我们“三八女子组”值班，为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没想到它竟载入了唐山抗震救灾、恢复建设的史册。

照片的背景是电厂主控室，全厂的中枢所在，担负着全部电量的输、配、送任务，一级要害岗位。照片中四位主人公：远景处身穿白色衬衫者是我

缩，我家就缩了几次。结果邻居家的老婆婆得寸进尺，我娘是一忍再忍，邻居家的其他人都觉得过不去了，可谁也拗不过老婆婆，最后，我娘找到了大队。在得到大队的承诺和支持后，我娘指挥着侯家几十号人拿着铁锹排成队，护卫着把房子盖起来了。盖起来后，我娘教育我们不要记仇，她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她要我们和邻居家搞好关系，后来我家和邻居家的关系处得很友善。娘的善良忍让的性子里还有着“不屈”“刚强”的一面呢。

我的娘，没上过学，但是好学，见到常用的字就跟着我爹学，跟着我学，还跟着我的儿子学，跟着电视学，至少认识几百个字。她戴着一副眼镜，外表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一个农村的老婆婆。凡是见过我娘的人都认为她是教师。她说话呢，是见着农民说农民话，见着干部说“官话”。计划生育那阵子，我娘还被抽调到公社搞了好几年的计划生育呢。后来她跟我说，她救过不少的小生命，她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原则是宣传先行，一旦知道村里的妇女肚子大了，她就会“通风报信”，让人家躲藏起来，生下来再说别的。过去这么多年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还都念着她的好。她快走的时候，半清醒半糊涂地还说：“人出善心天保佑，人出恶心天不容。”

我娘的一生挺不容易的，她养育了我们五个孩子。小时候，家里穷啊，我的爹原来是在部队，后来家里实在穷得挺不过去了，就退伍回村了，这样家里就多了一个挣工分的。我家我爹我娘和我的两个姐姐挣工分，一年到头算下来

们班长贾淑英大姐，她技术过硬，工作扎实，拍照时正进行电气设备一般操作和日常维护工作；穿黑色上衣的是刘颜文，她在进行反送电操作；坐在桌前填写操作票的是郑丽君，温文尔雅，与我同一年入厂，工作一丝不苟；第四位，侧身趴在桌上的那位就是我，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胆大心细，责任心强，吃苦耐劳，在这个岗位上干就是29年，没出过任何差错。通常情况下我们一班是六个人，可照片中却只有四人，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一时来不及补充人，只好在缺员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争取为恢复建设早一点提供电力服务。

唐山发电厂，始建于1941年，为唐山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

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震前有五台机组发电，几座变电站担负输送电任务。电力作为一种动力能源，在那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震后机组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暂时不能发电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从京津唐电网上受电以供唐山地区生产、生活使用。经过几天的奋战，部分机组开始发电，解决了燃眉之需。

我的娘

侯西岭

扣掉口粮还得倒贴大队，是村里有名的“超支户”。在我1982年上大学之前，家里常吃的就是玉米窝头、掺了水的玉米粥，就是咸菜，过年才吃十天八天的掺了玉米面的白面馒头。

后来的日子好了，我的娘非常知足。我带着她去过北京天安门，去过天津南开大学，去过西安。她常常教育我，一定要知足，不要贪，不要总想着做大官，要做善事好事，要知恩感恩报恩，懂得进退，懂得舍得。她反复给我讲人生的大道理。在2011、2012年的时候，她就预感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我问她咋知道的，她说：“你看椿树，椿树是‘树王’，椿树都生虫子了，贪官必然要受治了。”从去年11月开始，我的娘因为着凉而发高烧基本上下不了床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的大哥不知咋回事就人事不省住院了，谁也没告诉她这事。我大哥住院的第二天晚上12点多，她不知从哪来的劲儿，愣是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房门那里，一脚在里边，一脚在外面，冲着楼道大喊着我大哥的名字：“侯西江，侯西江，你回来！”第二天我大哥在医院苏醒了，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就出院了。当时我二哥正侍候我的娘，他把这个都录了视频，发给了我。我的解释是我的娘两天没看到我的大哥，于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支配着我娘，我要把他的儿从另一个世界召唤回来，于是就有了这件很神奇的事情。我的娘在2024年的时候给我二姐的大闺女说，她说她2024年不走，2025年天凉快了她才走呢。去年年底发了好几次高烧，几次险些走了，可是她愣挺过去了，她最后离开人世也是老死的，身体的各个器官不转了，也验证了她对我的外甥女说的

话。我的娘在村里、在家里的威望是很高的。她愿意帮助乡亲们，谁家有个家长里短的，谁家有困难，都愿意去找她这个热心肠来帮忙。她一生当红娘成全了十几对，闹纠纷的、闹离婚的、想不开的，只要找到她，她哪怕搭钱搭物也要想着法子把事情弄和谐。她有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她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都有孩子了，几十口子的后辈们都非常尊敬、孝敬她。她对所有的她的后辈们都非常好，只要孩子们到她那里，她总是给孩子们好吃的，在她的嘴里，她的后辈们都好。在她发烧半迷糊的时候，我问她，三个儿子谁最孝敬她的时候，她说“都一样好”。只有我一个人在

她身边的时候，她就说我最好。只有我二哥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又说我二哥最好。在她最后的几个月里，乡亲们、亲戚们来看她的络绎不绝。我觉得，我的娘挺了不起的，我的娘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婆婆，但她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婆婆。

我和我娘的感情是很深的。我是她的小儿子，她总是唤我“三儿”。在疫情防控期间，她的头发长了，我就拿起剪刀梳子为她理发，剪得参差不齐，实际上就是给剪短了，剪发中我给她洗了两次头。她总对老家的亲戚朋友们叨咕这件事，说我剪的发是她这辈子剪得“最好看的”，“三儿还给我洗头呢。”自从她下不了床，她的脑子就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了。我每月都要抽出时间回栾城区的老家侍候她。给她喂饭时，为了哄她高兴，我就给她唱《母亲》这首歌：给她买榴莲、香蕉、苹果，挖一小勺给她吃的时候，我总是逗她说：“娘想吃啥，儿子就买啥，但是儿子可是够不着月亮啊！”她的脸上就会露出幸福的笑容。每次我喂她的时候，都用稍微烫的碗去碰她的手一两下，她就哼一下，我就问她，“烫吗？”她就笑：“烫！你逗我。”有一次给她洗完脚后，我就拿她的袜子要去洗，她说啥都不让。睡觉前，她把袜子压在了枕头那里，她心疼儿子不让我洗。一次，在我坐高铁返唐山的头天晚上，大半夜三点左右，我睡梦中听到厨房锅碗的响声，起来一看，她在鼓捣呢，我问她干啥呢，她说怕误了火车，给我做点饭。我的娘得用多大的毅力从床上起来，为了给她的儿子做早饭啊。每次返回唐山临出发时，她都会拉着我的手舍不得让我走，她说：“儿想娘时见不着，娘想儿时泪汪汪。”问我啥时候回来，让我把日期写到纸条上，把纸条再放在床头的抽屉里，一直对我说，“二十天”“二十天”，盼着她的“三儿”回来。她还说，舍不得让走，但不能不让走，儿子还有公事呢！我把去看她往返的20多张动车票还留着呢，看到这些票，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念我的娘。

2025年8月10日中午12点，我给我的娘喂饭，用针管把营养液一滴一滴输送给她，每一滴入口她都如品甘露，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两个小时后娘永远闭上了含笑的双眼。这是娘让我记住她最后的模样，这是娘在告诉我笑对人生。

我的娘走了，好人好报，她一定是去了天堂。

一张照片的情思

樊维芬 口述 曹品宪 整理



唐山发电厂在震后不久即部分恢复了生产，工人们坚守岗位，保证供电。（1976年8月26日发）

新华社记者 韩晓华 摄

它已不是一张简单的室内照，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是向全国人民交上的一份圆满的答卷。震后的第14天，也就是8月10日，部分机组开始并网发电，震后第120天，供电已恢复到震前水平，展现了供电人震后恢复生产，坚守岗位，保证供电的火热的胸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它已不是一张普通的工作照，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唐山人“公而忘

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抗震救灾精神的真实写照，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今天的辉煌，是多少人奋斗得来的，是全国人民无私支援取得的，要珍惜今天，更不能忘记昨天。

可以说，这张照片见证了唐山发电人在那段特定时期为恢复供电而忙碌的瞬间，也成就了我的高光时刻，我为有这样的经历而骄傲。

我的最忆是唐山。

1976年的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中国河北唐山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大地震，瞬间24万生灵永远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49年了。每年的这天，每年的这天前后，都是阴沉沉蒙蒙和落雨的日子。昨晚，雨再次下起来。满以为白天天高云淡，伏里有风，到处都是大太阳的光亮。本以为老天换了一种祭奠大地震去世生灵的模式，不再“泪雨倾盆雨”。我错了。昨夜雨又雨。

是啊。尽管我们的亲人，朋友，邻居，同事，同学，发小，闺蜜已经离开了我们49年了，在我们的心里，他们依然还是走时的模样。白发苍苍，牙牙学语，青春年少，亭亭玉立，英姿飒爽，玉树临风，偶觉风流……是他们，还是他们。他们走去了，然而，他们永远也走不回来了……

我怕，他们找不回家路，今天的马路太宽太长了。我怕，他们徘徊在昨天的胡同，不知道把脚伸向哪个门口，今天的楼房太多，太高了。我怕，他们闻不出当年的那股味道了，今天的饭香菜香果香太多太多了。我怕，他们不知道坐哪路公交，走哪条线路到家，今天的出行方式太多了，公交线路比那时多了几十条上百条了。

我真想静静地当一棵树，站在胡同口，使劲朝他们摆手，喊他们，我在这里。

我真想呆呆地做一个路标，立在建国路大表下面，一动不动，给他们指路。

我真想做回那个穿红条绒方口偏带儿鞋，梳两个抓髻辫儿的小丫头，我就可以跟他们手拉着手找到回家的路。

我真想坐在黄楼的门口，等着母亲和姥姥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刚刚从货架上给我买来的过大年的新衣。

我真想和哥哥一起爬上凤凰山的山顶，再用手摸摸铁菩萨的黑黑胖胖的五个脚跣。

我还想告诉那位英勇的矿工，去北京不用开着矿山救护车，手机就可以通报信息了。

我还想，还想，还想告诉你们，这里就是唐山，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无论你们走了多久，走了多远回家的路，总有亲人在默默地把你们等候着。

同样，这个日子还让下面的这些网友牢牢镌刻在了心中。他们在这个集体记忆的日子，在头条号发现了我的文章，然后在下面留言。

“当年的今天七点接到命令我们从潘家口水库驻地出发到唐山地区抢险。三天两夜没合眼。难忘的经历啊！——正大光明的饭团(湖北)”

“把青春献给了祖国！有感那个奉献的年代！感恩为抗震救灾做出贡献的人！——难寻北味(上海)”

“回想49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的姐姐，闺蜜在地震中震亡，永远的回忆，难忘的思念。——英子(河北)”

“当年12岁的我在睡梦中被父亲从床上薅了下来，到了堂屋就再也站不稳了，父母把我和姐姐护在中间，任凭砖头瓦块砸在他们后背上。只听见妈妈高声凄厉地喊着：要死就死在一起吧，要死就死在一起吧……呜呜的地声、旁边楼房的倒塌声掩盖了这凄厉的呼喊。我被尘土呛得直咳嗽，脚上也被碎玻璃划破，过了几分钟才稳定下来，相互搀扶着跑了出去。12岁的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悠闲高山(天津)”

“我的母亲是在49年前的那场残酷地震中去世的。多少年来我日思夜想，妈妈62岁的模样永难忘怀。怀念慈爱的妈妈！——洒脱溪流(河北)”

“49年前的今天是唐山人永远忘不了的痛。天塌地陷多少人家失去亲人，多少孩子失去父母成为孤儿，唐山变成一片废墟。是党和国家给了我们大力支持，给了我们重建家园的勇气力量。——奇妙喜鹊(内蒙古)”

“49年啦，不能忘却，永难忘却！愿唐山人民幸福安康，永远吉祥！——永不言弃(新疆)”

翻看全国各地网友的留言，瞬间再次泪崩。透过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一颗颗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同频共振的心跳。他们中有当年奉命来唐抢险救灾的解放军战士，有被埋在倒塌房屋的幸存者，有的风华正茂英姿勃勃，有的稚嫩懵懂少不更事。有的留在了唐山，和英雄的城市同呼吸共生活，有的移居祖国各地，享受当下的同时，始终不忘那个永久镌刻心里的日子。

在这个流泪滴血的日子，我再次来到抗震纪念馆的脚下。我仰望着墙顶，试图看清最上一行的名字，我看不清，踮脚仰望还是看不清。她的锐利的棱角已经融进了夕阳。我抚摸着手下一个个刀刻斧凿的名字，陈小二，田小丫，张大妹，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本来名字，是他们的远房亲戚，他们的左邻右舍或楼上楼下的叔叔阿姨，凭着记忆提供给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然而，我又恍惚看见了当年那个小二，小丫，大妹。他们是那么健康，可爱，活蹦乱跳跟小伙伴一起跳皮筋，踢毽子，藏猫猫，玩“电报”，叠四角……我甚至看到了夕阳中的黄楼镀上了一周金边儿，建国路的大表悠闲地滴滴答答，供电局的大铁架子上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师傅正在检修，文化宫露天剧场里前跑后追的男孩女孩和凤凰山顶凤凰亭传出来的二胡声和它下面湖水风过处由内而外四下散播的涟漪……

我还想站在他们熟悉的路口做一个路标吗？我还想急切地拼命地为他们指点回家的路吗？我还担心他们会不认识找不到闻不着回家的路自家的门和再熟悉不过的家的味道城的味道吗？我想我不用了。

其实，他们没走，他们依然还在。他们就活在这座与他们始终不离不弃水乳交融血脉相依的城中。

愿我们的城市永远美如画！

愿我们的家园永世春常在！



不能忘却的日子

赵曦